

“在全罗南道莞岛郡松谷港，一辆银色奥迪被打捞上岸，车内3具遗体已严重腐烂，正是留下‘Luna币’‘安眠药’‘防波堤’等搜索记录后失联数日的赵某一家。”

日前，受韩国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家三口失踪事件有了新进展。据悉，2021年，丈夫赵某在10多种虚拟货币中投资1.3亿韩元，损失2000万韩元左右。警方初步推测，男主人沉迷炒币、赔得血本无归，走投无路下携妻女自尽。

虚拟货币再度引发关注。





Do Kwon  
@stablekwon

I've been in Singapore since last December - this is a personal decision and has long been planned. I've been open about being located in Singapore across multiple interviews and podcasts

Shutting down a company just takes some time, and timing is purely coincidental

翻译推文

19:59 · 2022/5/21 · Twitter for iPhone

循着这一线索，韩国MBC记者发出采访邀请，并先后拜访位于新加坡的Terraform Labs总部和权度亨住所，都未能见到权本人。权住所位于当地富人区某高级公寓，室外游泳池、网球篮球场等一应俱全，门外还放着2小时配送服务的大米和矿泉水，订购者名字与权的夫人一致。

第二天，记者收到权的回复，称会优先考虑与媒体对话，但与各地区媒体接触还需一段时间。

3

民意裹挟下的政府

其实，在Luna币势头猛进之时，Terraform Labs就被人盯上了。

2021年9月，正在纽约参加某虚拟货币活动的权度亨，收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EC）传票。此前，SEC已对其进行过4-5小时的视频调查。权度亨认为，自己不是美国人，Terraform Labs也不在美国，SEC没有调查权限。因权的回避，调查进入强制程序，双方开启诉讼战。

SEC之所以介入，是因为Terraform Labs的镜像协议（Mirror Protocol）。

举例来说，在苹果股票“AAPL”前加个“m”，就成了该协议里与苹果股价联动的虚拟股票mAAPL，可以使用Luna币和UST币交易。像照镜子一样，若苹果股票是136美元，同一时间的mAAPL就是136个UST币。

SEC指出，类似商品泛滥会造成市场混乱，要予以监督，而这种追随美国股票的镜像协议，实为无许可非法交易。此外，SEC还要求Terraform Labs提交权度亨和Terraform Labs拥有的Luna币等文件，以判断其中是否存在黑箱操作或不当获利。

目前，美国法院一审、二审结果皆支持SEC，美当局将正式开启调查。

韩国相关部门举措则相对滞后。

今年5月，在国内受害者的集体抗议下，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金融、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以“1号事件”立案调查Luna-UST事件，重点关注权度亨的诈骗和逃税嫌疑；6月，金融监督院表示“正积极协助检察机关调查”，非法与否尚无定论；8月，虚拟资产交易所发布了自我监管方案，以求保护投资者。

而据彭博社报道，8月中旬，权度亨在新加坡接受虚拟货币专门媒体专访时表示，很难做出返回韩国的决定，“他们（韩国调查当局）没有起诉我们任何事”。

韩国政府如此反应，与其舆论氛围紧密相关。

早在2017年，因出现虚拟货币投机动向，韩国决定禁止发行虚拟货币和募集投资金。时任总理李洛渊警告称，“年轻人和学生们争相炒币，以图在短时间内赚取巨额利润。政府应该行动起来，因为放任不管可能导致严重的病态现象。”次年，法

务部甚至筹划了禁止通过虚拟资产交易所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的法案，以关闭交易所。

受此影响，相关企业多在海外发行上市、以规避韩国管制，相关法规相对完善的新加坡由此成为集中地之一。

反应更大的其实是韩国民众，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再难进行炒币活动。因广大投资者们强烈反对，后续立法程序几年来停滞不前，政府只得退让。

民意只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原因之一。

虚拟货币热潮中，财阀身影并不鲜见。现代创建了区块链平台HDAC并大打广告，乐天也在与区块链初创公司合作。掌握经济命脉的势力入场，给政府决策再上一道枷锁。

虚拟资产交易所的角色很微妙。据MBC报道，主要虚拟货币的上市信息会通过交易所秘密流出，并借此获利。2021年，Upbit交易所利润率高达88%，而三星、现代汽车等企业的年利润率也很难超过10%。

民意交织着各种势力，一同影响政客选票与政策倾向，使得韩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束手束脚。最新统计显示，韩国虚拟货币市场价值达55.2万亿韩元，每日交易总额为11.3万亿韩元。

4

在悬崖边等待“毕业”

Luna-UST事件并不是韩国人第一次在虚拟货币上栽跟头。

2017年，庆熙大学一学生入场虚拟货币，还没开春就赚了4倍于本金的钱，但后来本金都赔进去了一半。他身边炒币的朋友中，有70%亏了钱。

2019年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采访过一位年轻的韩国炒币者。他辞掉工作、四处借钱，每月挥霍上百万韩元扩大投资，最后赔得血本无归，损失可能达数千万韩元。

2021年，一家名为“V Global”的公司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，骗取3.85万亿韩元投资金，6.9万人受害。

虚拟货币热潮以来，类似故事不绝于耳，韩媒曾指出多起自杀事件与虚拟货币崩盘

有关。

即便负债累累，很多韩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仍然不愿放弃“希望”。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（FSC）统计，20-39岁虚拟货币持有者（约308万人）占韩国这个年龄段人口的23%。可以说，每5个韩国年轻人里，就有1个在炒币。

他们为什么如此执着？

“虚拟货币使得社会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，它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社会。”这段来自某社交媒体账号“Les Mis”（悲惨世界）的话，赢得众多炒币者共鸣。

压缩性高速发展模式下，韩国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，并通过政经界频繁联姻，形成以婚姻、血缘为纽带的特权阶层。慢慢地，“金勺子、土勺子”的说法流行开来。富裕家庭的人含着“金勺子”出生，衣食无忧、前路平坦；穷苦人家的“土勺子”就业困难、家计艰辛。

而这一波“土勺子”，多生于20世纪80、90年代，完整经历了韩国经济低迷，身份阶层较父母辈出现下滑。他们眼中的成功人生轨迹已被固定：成绩名列前茅，一路升学顺利，毕业后要么去考公务员，要么设法挤进财阀企业。

但在贫富分化和特权压榨的双重打击下，上升渠道愈发狭窄、空间更为有限、竞争日益激烈，就业、住房等压力，拖着更多人沦为“88万韩元世代”“三抛世代”。

【注：“88万韩元世代”，指平均月薪88万韩元的大学毕业生群体，仅能维持基本生存；“三抛世代”，指迫于生活压力而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、结婚、生子的年轻人。】

此时，虚拟货币横空出世，让“土勺子”们看到了逆势翻盘的曙光。他们每天刷手机、看行情，将此视为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。更有甚者聚集在网络论坛上，讨论起虚拟货币撼动韩国严密社会结构的可能性。

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不满，乃韩国社会炒币盛行的深层动力。曾有调查显示，韩国有2/3工薪族投资过虚拟货币，其中80%介于20岁到40岁之间。

对此，FSC主席恩成洙（音）曾表示，“虚拟货币不是受《资本市场法》约束的证券，而是没有已知内容的虚拟资产。政府没有义务保护他们，如果年轻人走上歧途，我们必须警告他们正在犯错。”

此番言论招致韩国炒币群体不满，他们在网上发起请愿，要求恩成洙辞职，并继续举债投资。一位炒币者形容自己是“站在悬崖边上的人”，投资虚拟货币是扭转自我命运的少数选项。

至此，韩国炒币链条已形成闭环：

等待“毕业”的人们不断下注；

躲在幕后的人们变着花样操盘获利；

利益关系渗入民意，裹挟政府；

无处求援的人被推向“悬崖边”，继续等待“毕业”，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“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”。

参考资料：

- 1.李华林，《“币圈茅台”价格几近归零——虚拟货币再敲警钟》，经济日报，2022年5月31日；
- 2.《虚拟货币泡沫破了，韩国年轻人“炒币”梦碎》，中国青年网，2019年5月29日；
- 3.0000，“‘00·00 00’ 0000 00, 0000 000 0000”，0000, 20220 70 200;
- 4.0000,“'0000'?...000000 '0000 0000' 000”，0000, 20220 70 60;
- 5.0000, 000，“0000 000 000 00..00000 000 000?”，MBC 00，20220 60 190.

来源：新华社